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985工程”二期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资助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古典建筑的柱式規制

[法] 克洛德·佩罗 著
包志禹 译
王贵祥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古典建筑的柱式規制

[法] 克洛德·佩罗 著
包志禹 译
王贵祥 校



克洛德·佩罗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985工程”二期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资助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古典建筑的柱式規制

[法] 克洛德·佩罗 著

包志禹 译

王贵祥 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985工程”二期清华大学人才培养建设项目资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建筑的柱式规制/(法)佩罗著;包志禹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ISBN 978-7-112-11528-0

I. 古… II. ①佩…②包… III. 古建筑-建筑理论 IV. TU-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06126号

Ordonnance des cinq espèces de colonnes selon la méthode des anciens/Claude Perrault,
Paris, 1683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丛书策划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吴良镛 王贵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张惠珍 董苏华

责任编辑:董苏华 孙 炼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设计:陈 波 关 健

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

古典建筑的柱式规制

[法] 克洛德·佩罗 著

包志禹 译

王贵祥 校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1½ 字数:300千字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38.00元

ISBN 978-7-112-11528-0

(1877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中文版总序

吴良镛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支持的“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库”，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诸位译者的努力，终于开始陆续问世了，这应该是建筑界的一件盛事，我由衷地为此感到高兴。

建筑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建筑理论发展的起始时间也是久远的，一般认为，最早的建筑理论著作是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自维特鲁威始，到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近代、现代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实际上是一个由最初的“西风东渐”，到逐渐地与主流的西方现代建筑发展趋势相交汇、相合流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认真地学习、整理、提炼我们中国自己传统建筑的历史与思想的基础之上，也需要去学习与了解西方建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史，以完善我们的知识体系。从维特鲁威算起，西方建筑走过了2000年，西方建筑理论的文本著述也经历了2000年。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500年，既是西方建筑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西方建筑理论著述十分活跃的时期。从15世纪至20世纪，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这其中既包括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些建筑理论的奠基者，如阿尔伯蒂、菲拉雷特、帕拉第奥，也包括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些重要建筑理论家和18至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一些在理论上颇有建树的学者，如意大利的塞利奥；法国的洛吉耶、布隆代尔、佩罗、维奥莱-勒-迪克；德国的森佩尔、申克尔；英国的沃顿、普金、拉斯金，以及20世纪初的路斯、沙利文、赖特、勒·柯布西耶等。可以说，西方建筑的历史就是伴随着这些建筑理论学者的名字和他们的论著，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在中国，这些西方著名建筑理论家的著述，虽然在有关西方建筑史的一般性著作中偶有提及，但却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建筑师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与学生们，若希望了解那些在建筑史的阅读中时常会遇到的理论学者的著作及其理论，大约只能求助于外文文本。而外文阅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胜任的。何况作为一个学科，或一门学问，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原典性历史文本，是这门学科发展历史上的精髓所在。所以，一些具有较高理论层位的经典学科，对于自己学科发展史上的重要理论著作，不论其原来是什么语种的文本，都是一定要译成中文，以作为中国学界在这一学科领域的背景知识与理论基础的。比如，哲学史、美学史、艺术哲学，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史上西方一些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有系统的中文译本。其他一些学科领域，也各有自己学科史上的重要理论文本的

引进与译介。相比较起来,建筑学科的经典性历史文本,特别是建筑理论史上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述,至今还没有完整而系统的中文译本,这对于中国建筑教育界、建筑理论界与建筑创作界,无疑是一件憾事。

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我特别谈到了建筑创作要“回归基本原理”(Back to the basic)的概念,这是一位西方当代建筑理论学者的观点。对于这一观点我是持赞成态度的。那么,什么是建筑的基本原理?怎样才能够理解和把握这些基本原理?如何将这些基本原理应用或贯穿于我们当前的建筑思维或建筑创作之中呢?要了解并做到这一点,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可能途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要系统地阅读西方建筑史上一些著名建筑理论学者与建筑师的理论原著。从这些奠基性和经典性的理论著述中,结合其所处时代的建筑发展历史背景,去理解建筑的本义,建筑创作的原则,建筑理论争辩的要点等等,从而深化我们自己对于当代建筑的深入思考。正是为了满足中国建筑教育、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建筑创作领域对西方建筑理论经典文本的这一基本需求,我们才特别精选了这一套书籍,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为主体,进行了系统的翻译研究工作。

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翻译。因为这些重要理论典籍距离我们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十分遥远,尤其是普通读者,对于这些理论著作中所涉及的许多西方历史与文化上的背景性知识知之不多,这就需要我们的译者,在准确、清晰的文字翻译工作之外,还要格外地花大气力,对于文本中出现的每一位历史人物、历史地点及历史建筑等相关的背景性知识逐一地进行追索,并尽可能地为人名、地名与事件加以注释,以方便读者的阅读。这就是我们这套书除了原有的英文版尾注之外,还需要大量由中译者添加的脚注的原因所在。而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深度与阅读上的知识关联度。相信面对这套书,无论是一位希望加强自己理论素养的建筑师,或建筑学子,还是一位希望在西方历史与文化方面寻求学术营养的普通读者,都会产生极其浓厚的阅读兴趣。

中国建筑的发展经历了30年的建设高潮时期,改革开放的大潮,催生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建造力,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蓬蓬勃勃的建设景观。这样伟大的时代,这样宏伟的建造场景,既令我们兴奋不已,也常常使我们惴惴不安。一方面是新的城市与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每日每时地破土而出,另外一个方面,却也令我们看到了建设过程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如对土地无节制的侵夺,城市、建筑与环境之间矛盾的日益突出,大量平庸甚至丑陋建筑的不断冒出,建筑耗能问题的日益尖锐,如此等等。

与建筑师关联比较密切的是建筑创作问题,就建筑创作而言,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一些投资人与建筑师满足于对既有建筑作品的模仿与重复,按照建筑画册的样式去要求或限定建筑师的创作,这样做的结果是,街头到处充斥的都是似曾相识的建筑形象,更有甚者,不惜花费重金去直接模仿欧美19

世纪折中主义的所谓“欧陆风”式的建筑式样，这不仅反映了我们的一些建筑师在建筑创作上缺乏创新，尤其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文化充分认知与思考基础上的创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这个大规模建造的时代，我们的建筑师在建筑文化的创造上，反而显得有点贫乏与无奈的矛盾。说到底，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还是我们的许多建筑师，缺乏足够的理论素养。

当然，建筑理论并不是某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公式，也不是一个可以包治百病的万能剂，建筑创作并不直接地依赖某位建筑理论家的任何理论界说。何况，这里所译介的理论著述，都是西方建筑发展史中既有的历史文本，其中也鲜有任何直接针对我们现实创作问题的理论阐释。因此，对于这些理论经典的阅读，就如同对于哲学史、艺术史上经典著作的阅读一样，是一个历史思想的重温过程，是一个理论营养的汲取过程，也是一个在阅读中对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加以深入思考的过程。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孔老夫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的道理所在吧。

中国人习惯说的一句话是“开卷有益”，也有一说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现在的资讯发达了，人们每日面对的文本信息与电子信息，已呈爆炸的趋势。因而，阅读就要有所选择。作为一位建筑工作者，无论是从事建筑理论、建筑教育，或是从事建筑历史、建筑创作的人士，大约都在“建筑学”这样一个学科范畴之下，对于自己专业发展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文本，在杂乱纷繁的现实生活与工作之余，挤出一点时间加以细细地研读，在阅读的愉悦中，回味一下自己走过的建筑之路，静下心来思考一些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吴良镛

2009年9月28日

致 谢

佩罗的《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規制》（*Ordonnance des cinq espèces de colonnes selon la méthode des anciens*）的英文版是我和译者 Indra Kagis McEwen 之间亲密合作的结晶（本书中文版书名《古典建筑的柱式規制》——编者注）。本书的导言部分是建立在拙著《建筑学与现代科学之转折》（*Architecture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 Science*, MIT Press, 1983）基础上的。我对于佩罗的理解，经受了学生们的挑战，并且随着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研究生参与的建筑历史系列研讨课而日臻丰满。

多家图书馆的馆员为这本书的酝酿筹划提供了帮助，尤其是麦吉尔大学和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建筑学中心。最初的导言编辑，获得了 Helmut Klassen 许多极其有益的帮助，他是一位建筑师，也是麦吉尔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Robin Middleton 仔细地编校了内容文本，Harry Mallgrave 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Tom Repensek 负责了尾校，Joan Ockman 则又编辑了导言部分。他们两人都做了极好的工作，却也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增添了许多麻烦。我还要感谢 Lynne Kostman，他仔细缜密地把书编排成一个整体。

最后，但不是最无足轻重的是，十分感激 Susie Spurdens 帮助我誊清手稿，并改正其中的几个错误。译者需要特别致谢的是蒙特利尔大学规划系设法获得了 1683 年这个译本的授权。

阿尔贝托·佩雷-戈梅（Alberto Pérez-Gómez）



图1 卷首插画展示了佩罗的三个设计：

左侧，圣安托万区（Porte Saint-Antoine）凯旋门（参见图6）；

后面，卢浮宫的东立面柱廊（参见图4、图5）；

远山，天文台，引自维特鲁威，《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Les dix livres d'architecture de Vitruve，巴黎：Jean Baptiste Coignard，1673年）

（洛杉矶）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盖蒂中心人文与艺术历史研究部提供

导 言

阿尔贝托·佩雷-戈梅

(Alberto Pérez-Gómez)

300 多年前，克洛德·佩罗（Claude Perrault）着手对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进行学术性翻译和评注。由他在 1673 年和 1684 年精心翻译的版本，迄今依然是那本经典的罗马著作的“标准”法文译本（图 1）。¹他对建筑思想领域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其于 1683 年出版的《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规制》^①（*Ordonnance des cinq espèces de colonnes selon la méthode des anciens*）²，这本书是作为他对其最初努力的一个补充而加以构思的。推动佩罗这两项工作的那些外部条件，根植于 17 世纪晚期，已经离我们现在很遥远，但却表现出了与我们当下所处的十分相似的情境。

[1]

佩罗所关心的不啻为一种新的建筑理论的定义和实践，这一理论对从维特鲁威到 17 世纪中叶出现在建筑学论著中的话语特征构成了挑战。众所周知，这一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被“擢升”到文学的——抑或是“数学”的——艺术范畴。³与他们中世纪的前辈们不同，文艺复兴时代建筑师的目标是如何把握建筑工程的外部轮廓（*lineamenti*）或整体的几何形体的观念。于是，建筑学被赠予了一种特别的理论，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在现代意义的努力下尚不那么专业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对事实带有武断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话语世界中的，这个话语体系源自神话与哲学，如果脱离了人们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从古代社会承袭而来的分等级的现存世界 [活的现实（*physis*）]^②的传统理解，这种理论的内容就是毫无意义的。⁴这种理论完成了对已经在现实世界之中清晰地体现出来的宇宙秩序和意义加以阐明的重要使命。佩罗所关注的是将在欧洲设计（*disegno*，作为一门文学艺术的设计）传统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建筑学，放进由伽利略和笛卡儿所开创的新科学思想的框架里面。为了将自己的努力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他认为有必要对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学著作正本清源。他确信，通过在接近这一学科源头的地方，对这一著作进行严格的学术性探究，能够揭示出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理解建筑学理论的本质时所出现的种种荒谬与误解。

如果说，佩罗的《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规制》一书，堪称最早的彻底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对传统建筑学问题进行的再造，那么这本著作的失败之

[3]

① 本书中文版书名《古典建筑的柱式规制》。——编者注

② 活的现实（*physis*），希腊文，勃发或显现中的自然。——译者注

处，依我看来，也就源于它最初已经呈现的复杂和矛盾之中。我希望能够在这篇导言里就这些问题加以阐明。正是这样一个在某一思想转折时刻对于建筑理论的重塑任务，使得我们与佩罗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相近的关注点，尽管我们并不处于现代的开始阶段，而是现代的行将结束的阶段。佩罗在17世纪晚期提出他的“现代”理论立场时，需要与将理论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来理解的通行做法进行斗争。而后者正是他的著名论敌弗朗索瓦·布隆代尔（François Blondel）所持的立场，颇具意味的是，佩罗的大部分后继者秉持的也是这种观点，而在佩罗的著作之后数百年里撰写建筑理论的，正是这些受到更多传统思维支配的人。

如今，当重新定义建筑学本质的必要性又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必须挑战的正是佩罗对于理论的理解：如今，正是在他所理解的建筑理论中，建筑之产生的理性法则似乎显得是不言而喻的，正像布隆代尔在他的那个时代所做的那样。在我们当今的学校与建筑师事务所中，关于理论问题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它应该具有（或一定要具有）应用科学的、技术的、或实用性的特征。⁵ 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倾向于相信理论应该总是具有这样的特征，从而忽视了它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对于实践的具有特殊意义的阐释作用。在《規制》一书中，佩罗十分清楚，他的观点会在读者面前显得“自相矛盾”，（按照17世纪法语的用法）这一点则意味着“非正统”（unorthodox）。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从当今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一些观察可能会被看作是荒谬的。

实际上，我们对于“古典主义”和“风格”那些俯拾皆是的种种误解，甚至于那些有关建筑作为历史现象的真正本质的种种误会，都可以通过正确地把握佩罗的理论来加以澄清。而至今，还没有一部缜密的、学术性的有关《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規制》英文译本。最早的只是简单地以《论建筑五柱式》（*A Treatise of the Five Orders of Columns in Architecture*）为书名的那个英文译本，是1708年和1722年⁶于伦敦出版的。这使得这本《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規制》的书看起来好像是另外一本有关古典柱式之比例方面的著作，完全无法对其理论观点作出判断。此外，最早的那个英文版本的首页十分吸引人，却与原始文本的基本含义相左；它对建筑创作所作的表述，似乎仍然是以文艺复兴的传统为基础的，那就好像是一种能够实现其对于重力的诗一般的控制的准神秘的行为（图2）。

[4] 无论怎么说，直到19世纪初，让-尼古拉-路易·迪朗（Jean-Nicolas-Louis Durand）在建筑理论方面支持和推进科学的观点之前，佩罗之立场的深远意蕴都没能被完整地得到把握——而且，当然也没有被接受下来。在工业革命之后现代科学大获成功，以及迪朗将其在建筑学方面的理论设想加以规范的情境之下，以及当佩罗和布隆代尔之间的那场古老争论已经被认为毫无意义的时候，为《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規制》完成一个新的译本已经变得了然无趣。近些年来，沃尔夫冈·赫尔曼（Wolfgang Herrmann），约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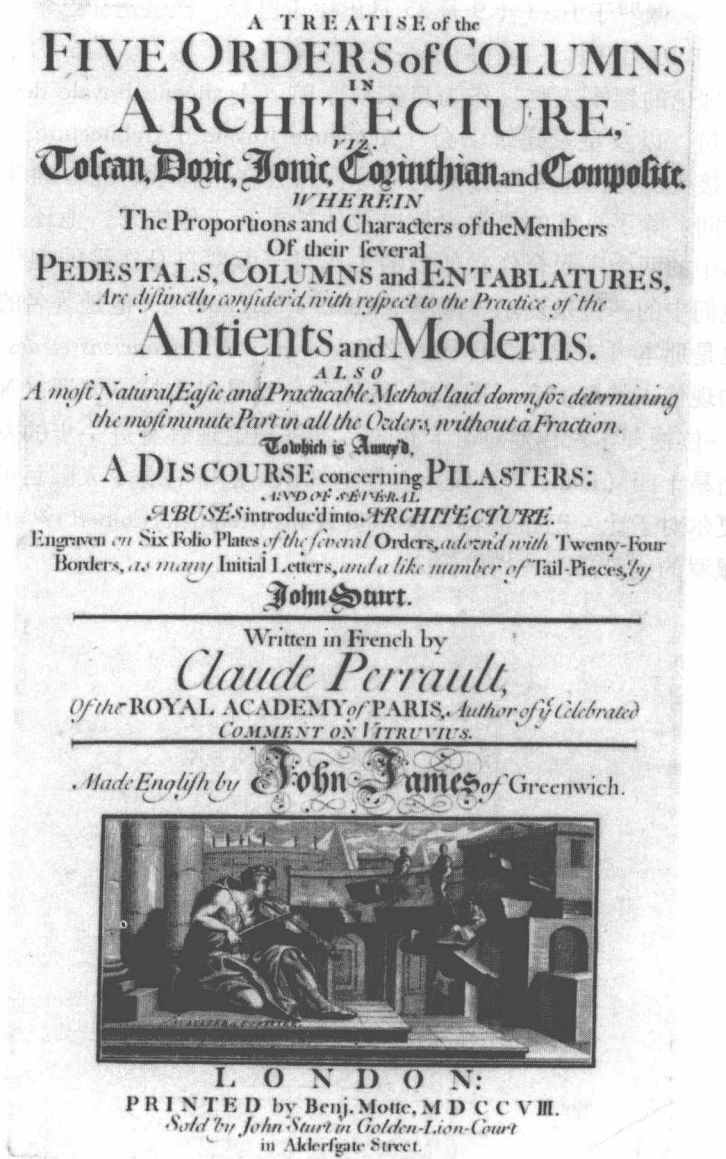


图2 扉页。引自佩罗,《论建筑五柱式》(A treatise of the Five Orders of Columns in Architecture), John James 翻译(伦敦: J. Sturt, 1708 年)

圣莫尼卡, 盖蒂中心人文与艺术历史研究部提供

里克沃特 (Joseph Rykwert) 和安托万·毕康 (Antoine Picon)⁷ 有关佩罗的研究, 围绕这一早期现代建筑理论若干方面的问题, 带来了一些新的契机。然而它所带来的问题是如此复杂, 以至于对于其原始材料的研究变得极其重要了。

[5]

克洛德·佩罗于1613年9月25日出生于巴黎；他也是在巴黎去世的，那是在1688年10月9日，他在解剖一头骆驼时受到了感染。他成为创立最早的现代建筑理论的领军人物。作为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的一名成员，以及皇家建筑学会（Académie Royale d'Architecture）的一位常客，佩罗接受的是医生专业方面的训练，并且在生物学研究方面花费了他大部分的时间。除了自己的科学兴趣以及他的本行工作之外，他还常常和自己四个兄弟中的两个一起合作，他们的工作对于佩罗自身作品的现代性是一种加强。他们中的一位是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①，他是著名的童话故事作家，也是那本《古典人与现代人之争》（*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一书中的现代人的辩护者（图3）；另外一位则是尼古拉·佩罗（Nicolas Perrault），一位物理学家，他对笛卡儿的宇宙机械论理解有进一步的发展。佩罗兄弟在路易十四（Louis XIV）统治时期的知识阶层中有着令人瞩目的地位。正是透过夏尔对于让-巴蒂斯特·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②的影响，克洛德·佩罗的建筑活动才得以深入。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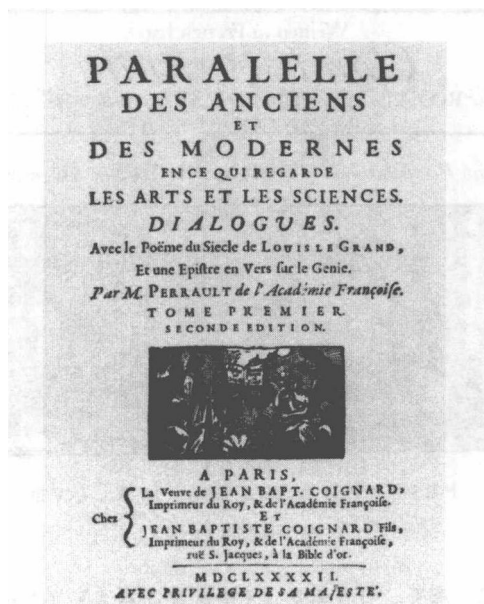


图3 标题页。引自佩罗，《古今之比较》（*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第二版（巴黎：Jean Baptiste Coignard，1692年），第一卷

图片版权：Courtesy Slatkine Reprints，日内瓦

① 夏尔·佩罗，1628—1703年。——译者注

②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1619—1683年，法国政治家，路易十四的顾问；改革税制，统一行政权并致力于修建道路、运河以鼓励贸易。——译者注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强调的那样^①，佩罗的这种“跨学科性”关注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有伟大建筑思想家中，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形，而不是什么例外。自从古典主义的古代以来，医学与建筑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世界秩序与宏观世界秩序之间，以及维护每个人的健康和福祉，甚至与通过为物理的大地进行“度量”从而为人类的躯壳提供某种和谐居所的使命方面的联系。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联系使得建筑师把自己的建筑构思进行“剖析”（cuts，即平面、剖面和立面）或者投影。这种新式的建筑学，由此便与现代解剖学和新兴的对于透视的兴趣结合起来，当时透视被当作一种对外观世界的数学深度的度量工具。

佩罗作为建筑师声誉鹊起是在伯尔尼尼（Giovanni Lorenzo Bernini）的卢浮宫东翼设计方案遭到拒绝之后的事。这件事情是一系列复杂外部情况的最终结果，不仅仅是由于这位意大利大师的傲慢以及他与科尔贝的不合；还因为他所提出的方案造价昂贵和目标太高，而且又没能与卢浮宫的现有部分相融合；此外，作为最后但并不是最次要的因素，就是夏尔·佩罗在宫廷里的重要政治影响力。克洛德·佩罗作为一个包括了路易·勒沃（Louis Le Vau）^①和夏尔·勒布兰（Charles Le Brun）^②的小型委员会的成员，最终受命担纲这个设计。佩罗去世几年之后，另一位他在《古今之比较》（*Parallè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一书中的宿敌尼古拉·布瓦洛（Boileau），质疑佩罗对于东立面柱廊的原创权，声称那是勒沃的设计。后来，尽管布瓦洛收回所说的话，但特别是由于缺乏图纸和档案等形式的证据，原创权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不管怎样，在佩罗的理论和他对这个项目的讨论基础之上，卢浮宫东立面的构思，大体上的确像是从佩罗对建筑学极其现代和独创的理解中创作出来的。以其两个一组的柱子和宽敞、优雅的柱间比例，卢浮宫东立面被佩罗同时代的人看作是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而且，它对下一个世纪艺术鉴赏力的形成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图4、图5）。[7]

除了这个柱廊以外，佩罗也因其他几个建筑项目的设计而为人所知。1667年，科尔贝委任他设计巴黎的天文台，建于城市南边，选址离恩泽谷教堂（Val-de-Grâce）不远，正是皇家科学院的所在地。这个项目给了佩罗将其一生的两大兴趣——科学和建筑学结合起来的机会。从形式上看，这座建筑是一个简单的立方体，他在上面加了3个八角楼：两个在南立面的角部，另一个在北立面的中间。这座实际上几乎是没有装饰的建筑物，给人的感觉是作为一台科学仪器来设计的，作为一座结构物，它的惟一目标就是充分地容纳所有的测量仪器和天文观测设施。这座建筑既恪守了最优秀的法兰西传统，

① 路易·勒沃，1612—1670年，法国巴洛克建筑师，曾参与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设计。——译者注

② 夏尔·勒布兰，1619—1690年，法国画家、理论家，路易十四时代的艺术家。——译者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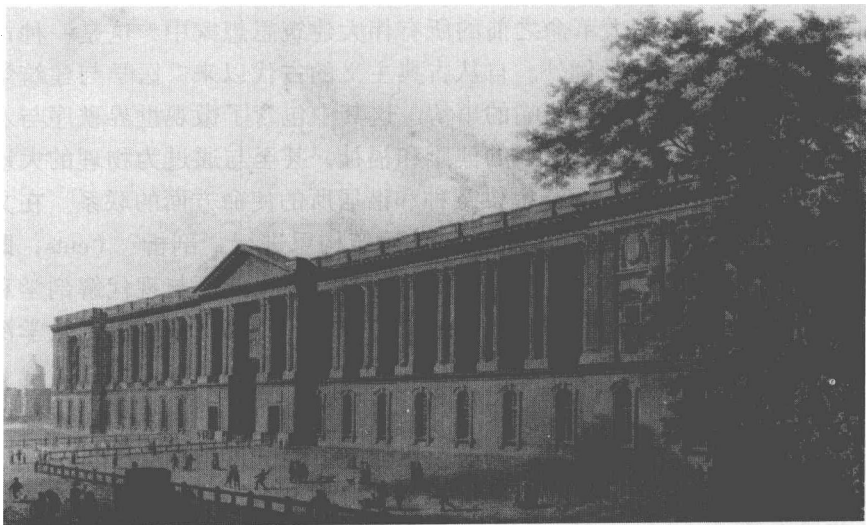


图4 佚名，卢浮宫东侧柱廊，约1800年
图片版权：Courtesy Photographie Bulloz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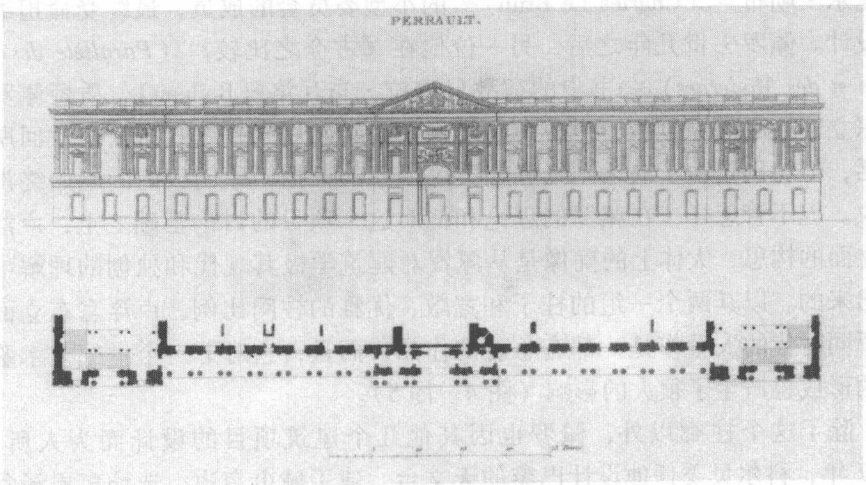


图5 卢浮宫东侧柱廊正立面与平面

引自德·昆西 (Antoine-Chrysostome Quatremère de Quincy), 《著名建筑师的生平与作品》(*Histoire de la vie et des ouvrages des plus célèbres architectes*), 巴黎: Jules Renouard, 1830年, 第2卷: 207页。

圣莫尼卡, 盖蒂中心人文与艺术历史研究部提供

[8]

同时也保持了佩罗对于建筑学的科学理解, 这座建筑物的特色是由它那精确施工的石造穹隆和雄伟的楼梯的充满立体感的艺术效果所决定的。

佩罗也负责设计了献给路易十四的位于圣安托万区的凯旋门; 1669年, 在经过与勒沃和勒布兰的竞赛之后, 他的设计被科尔贝选中 (图6)。尽管这



图6 圣安托万区凯旋门。引自亚当·贝尔莱 (Adam Pèrelle), 《最美的法兰西建筑》(*Veues des plus beaux bastimens de France*), 巴黎: Mariette, 1670年, 未标页码

圣莫尼卡, 盖蒂中心人文与艺术历史研究部提供

座建筑物的大小尺寸非同寻常, 科尔贝却决定用1:1的比例先做一个模型。在建筑师达尼埃尔·吉塔尔 (Daniel Gittard)^① 的精心实施下, 1670年4月, 当国王亲临现场的时候, 建筑已经几近竣工。尽管路易十四对它印象颇佳, 却对门洞宽度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随后的13年里, 工程进展缓慢。1683年, 科尔贝去世的时候, 由于争论对项目的干扰, 施工进度只达到了石头基座的高度。1685年, 皇家科学院就这个项目进行了咨询, 而它的大部分成员根本就不欣赏佩罗在《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规制》(*Ordonnance*)一书中所表达出来的激进立场。不出所料, 鉴于经济和功能的考虑事项, 科学院建议中止该工程。

佩罗的其他项目还有一座方尖碑, 也是为了彰显路易十四的荣耀, 设计选址在离卢浮宫很近的文人园地 (Pré aux Clercs, 1667年); 另外一个圣日内维耶芙教堂 (Sainte-Geneviève, 约1680年左右), 这件作品预示了18世纪法国教堂建筑的发展。在欧洲建筑学进步的背景下, 这最后一件作品, 实际上是佩罗所有项目当中最具有创意的一个。自由布置的古典式柱子沿着中厅长度的方向承载着横梁结构, 这其实是对自热尔曼·博法尔 (Germain Bof-

① 达尼埃尔·吉塔尔, 1625—1686年, 法国建筑师。——译者注

frand)^① 到雅克-热尔曼·苏夫洛 (Jacques-Germain Soufflot)^② 的新古典主义教堂最重要的特征的一个预演。甚而言之, 这样一座教堂的设计理念, 也领先于德·科尔德穆瓦神父 (Abbé de Cordemoy)^③ 和马克-安托万·洛吉耶神父 (Abbé Marc-Antoine Laugier)^④ 的那些重要的理论见解。

在新近的一些资料里, 可以找到有关佩罗生平的进一步传记。⁹ 但是, 对于当前的讨论而言, 勾画出佩罗认识论轮廓似乎显得更为重要。惟有如此, 我们才可以读懂他著作中的“那个作品的世界”, 并由此把握《古代方法之后的五种柱式规制》一书的内涵。

[9] 佩罗的写作年代是从 17 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开始的。这是一个伽利略的科学革命及其推论被哲学家和科学家广为接受的时代。而且, 这也是以伴随着华美的巴洛克式的庆典仪式的法国君主政体的“黄金时代”, 这是一个古典神话依然还能反映伦理秩序, 现实世界依然存在着传统等级制度的时代。技艺和实践都是传统的。建筑学中依然充斥着植根于从上帝所刻意创造的世界或神启的自然之感觉的古老的价值观念。人的秩序, 包括公共机构的建筑, “其大无比的”花园, 几何式的要塞, 临时建筑以及机器, 都在直接地说明着这样一种价值的存在; 这种存在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中左右着、决定着人的生死。稍微回顾一下, 就能够很容易地把握住, 在科学思想和传统世界的两极关系之中, 佩罗的理论立场是怎样被他同时代的人认为是前后不一致的, 这种不一致不仅体现在对传统建筑学理论的验证上, 也体现在与他自己创作实践的关系上。

佩罗是最早意识到诸如科学和建筑学这类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思想, 并非某种最终导向以神启为基础的普遍真理的封闭过程的人们中的一位。现代科学, 与其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前身不同, 不再是一套封闭的、带着预定的超验结论的秩序。¹⁰ 培根 (Francis Bacon) 在他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 里否认了古代作者绝对的权威。培根将传统的思想体系称为唤起想像世界的“一些喜剧” (comedies), 提出通过对于自然现象的观察产生一套新知识, 独立于超验的事物。而这套新的知识与科学史实现了统一, 而科学史在培根看来则是一个不断累进的过程; 这种累进涉及将过去的经验积累起来, 并由知识分子们用来共同建设未来。与有限的世界不同, 神话史诗传递的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无限观念, 这使得人们能够安于现实, 于是, 获取新的知识成为人

① 热尔曼·博法尔, 1667—1754 年, 法国建筑师, 并擅长洛可可风格的室内装饰。——译者注

② 雅克-热尔曼·苏夫洛, 1713—1780 年, 法国新古典主义建筑师, 代表作巴黎万神庙 (Panthéon)。——译者注

③ 让·路易·德·科尔德穆瓦, 1651—1722 年。法国 Saint Jean-de-Vigne 修道院的神父, 著《建筑界的新声》(The Nouveau traité de toute l'architecture)。——译者注

④ 马克-安托万·洛吉耶神父, 1713—1769 年, 法国学者, 著《论建筑》(Essai sur l'architecture)。——译者注